再论钟嵘对陆机的评价

陈 璐

(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79)

摘 要: 钟嵘多方面评价陆机,剖析陆机诗歌,内容丰富,语词精练,成为后世经典阐释。具体来说,有四个方面: 一是确定陆机诗歌地位,判别潘陆优劣; 二是揭示陆机诗歌渊源,解析理论内涵; 三是肯定陆机拟古,反对时人偏见; 四是综论西晋诗坛,评定二陆高下。钟嵘评价的意义在于,他指出了陆机诗歌的艺术特点,确立了陆机诗歌的文学地位,凸显了陆机诗歌的文学影响,促进了陆机诗歌的接受进程。

关键词: 钟嵘; 陆机; 诗歌; 评价

中图分类号: I206.2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671 -9824(2017)06 -0047 -04

钟嵘《诗品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,评论从汉至梁作家共 122 人,分上中下三品。其中陆机被置于上品,给予很高评价。而钟嵘与陆机文学观念相似,皆承认物感作用。陆机《文赋》曰: "遵四时以叹逝,瞻万物而思纷,悲落叶于劲秋,喜柔条于芳春。心懔懔以怀霜,志眇眇而临云。"[1]1 钟嵘《诗品序》曰: "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,故摇荡性情,形诸舞咏。"[2]1 均强调情的重要性。刘昆庸先生分析陆机诗歌的精神追求和艺术形式时指出: "今天看来,钟嵘的评价过高。陆机不但是太康体的集大成者,也是晋宋诗风和齐梁新体的开启者,历史的风云际会造就了陆机在诗史上承前启后、无可替代的地位。相形之下,陆机诗歌的艺术成就与他在诗史上的地位不太相称,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首诗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历代论者,包括钟嵘在内,对陆机都不免有抑扬过实之处,但陆机一代'大家'的品位是不会动摇的。"[3] 其给陆机进行历史定位,但未阐释评语要点及意义,值得进一步探析。总的来看,钟嵘评语内容丰富,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

一、确定陆机诗歌地位,判别潘陆优劣

自西晋以来,潘陆并称,时有高下,但一直未有定论。钟嵘《诗品序》叙述文学发展脉络,品评各时期艺术特点,做出如下判断: "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,公幹、仲宣为辅; 陆机为太康之英,安仁、景阳为辅; 谢客为元嘉之雄,颜延年为辅。斯皆五言之冠冕,文词之命世也。"[2]28 即以曹植、陆机、谢灵运作为建安、太康、元嘉诗坛的代表,首次确立了陆机诗坛领袖的地位。在钟嵘之前,潘陆优劣争议很大,人们曾从多角度比较。如李充、孙绰、谢混从风格上评判,李充认为陆优于潘,孙绰、许混认为潘优于陆; 沈约从文学史上审视,指出"降及元康,潘、陆特秀,律异班、贾,体变曹、王,缛旨星稠,繁文绮合"[4]1778,即潘陆都很优秀,并无高下; 刘勰从才性上比较,认为"安仁轻敏,故锋发而韵流; 士衡矜重,故情繁而辞隐"[5]506,两人各有特点,不分优劣; 钟嵘通过梳理文学发展历程,解析各时代诗歌风貌,论断陆机为"太康之英",潘岳、张协次之,即陆优于潘,暂时平息此争论。而从《诗品》对潘岳诗歌的评价上,亦可看出钟嵘的态度,潘岳条曰:

> 其源出于仲宣。《翰林》叹其翩翩奕奕,如翔禽之有羽毛,衣被之有绡縠,犹浅于陆机。谢混云: "潘诗烂若舒锦,无处不佳; 陆文如披沙简金,往往见宝。"嵘谓: 益寿轻华,故以潘胜。《翰林》笃论,故叹陆为深。余常言: 陆才如海,潘才如江。[2]140 -141

钟嵘指出潘岳源于王粲,而陆机源于曹植。钟嵘最看重曹植,评曰: "骨气奇高,词采华茂。情兼雅怨,体被文质。粲溢今古,卓尔不群。"[2]97 称许至

收稿日期: 2017 -08 -02

作者简介: 陈璐(1987—),男,湖北随州人,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 魏晋南北朝文学。

?1994-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极。评王粲则曰："方陈思不足，比魏文有余。"[2]117即王粲不如曹植。从诗歌渊源上来看，潘岳低于陆机。接下来录李充、谢混的评论，指出："益寿轻华，故以潘胜；《翰林》笃论，故叹陆为深。"认为谢混评论不公，乃轻视华丽诗风所致，李充则为确论。末句给出定评："陆才如海，潘才如江。"从诗才上来说，仍是陆优于潘，即陆机在诗歌渊源和才能上均胜于潘岳。同时，钟嵘将左思置于上品，评曰："其源出于公幹。文典以怨，颇为清切，得讽谕之致。虽浅于陆机，而深于潘岳。"[2]154－155指出左思渊源于刘桢，浅于陆机，但深于潘岳，意为左思在潘陆之间，胜于潘而劣于陆。另一位西晋诗人张协也在上品，钟嵘评曰："其源出于王粲。文体华净，少病累。又巧构形似之言。雄于潘岳，靡于太冲。"[2]149认为张协源于王粲，善为形似之言，骨气不如左思，但胜于潘岳，从诗歌渊源上来看，低于陆机。可见，陆机在西晋诗人中评价最高，符合"太康之英"的称号。同时，与曹植、谢灵运相比，钟嵘认为陆机不如曹植，与谢灵运相当。其中陆机渊源于曹植，而曹植为钟嵘评价最高的诗人，优劣自不必论。谢灵运条曰：

> 其源出于陈思，杂有景阳之体。故尚巧似，而逸荡过之。颇以繁芜为累。嵘谓：若人学多才博，寓目辄书，内无乏思，外无遗物，其繁富，宜哉！然名章迥句，处处间起；丽曲新声，络绎奔发。譬犹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尘沙，未足贬其高洁也。[2]160－161

此段评论谢诗各方面，乃钟嵘论诗标准模式。第一句指出谢灵运源于曹植，与陆机同源。第二句与张协比较，认为谢诗繁芜。第三句称许谢灵运才高，并为谢诗做辩护。第四句揭示谢诗艺术特点，即辞藻富丽，佳句颇多。末句运用比喻，赞美谢诗。南朝时期，谢灵运文章之美，冠绝当时，"每有一诗至都邑，贵贱莫不竞写，宿昔之间，士庶皆遍，远近钦慕，名动京师"[4]1754，学习谢灵运的人很多。然谢灵运诗歌有放荡之弊，为正统文士所诟病，《南齐书·武陵昭王晔传》曰："与诸王共作短句，诗学谢灵运体，以呈上，报曰：'见汝二十字，诸儿作中最为优者。但康乐放荡，作体不辨有首尾，安仁、士衡深可宗尚，颜延之抑其次也。'"[3]624－625认为谢灵运放荡不可学，应以陆机为准，其中"康乐放荡，作体不辨有首尾"即钟嵘评语中的"逸荡过之。颇以繁芜为累"，指出谢诗逸荡、繁芜的缺点。钟嵘为谢诗做辩护，乃反对时人观点。而陆机诗风典雅，注重炼字，讲究俳偶，史载"天才绮练，当时独绝，新声妙句，系踪张蔡。"[7]76与谢灵运一样，善为新声，妙句较多，两人诗歌颇有共同点。钟嵘《诗品序》曾指出："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为先后，不以优劣为铨次。"[2]173即一品中的诗人非以优劣论，同为上品的陆、谢不分优劣，他们同源于曹植，继承曹植"词采华茂"的一面。不但如此，钟嵘还在《诗品》中勾勒出以曹植、陆机、谢灵运为轴心的诗歌发展史，将其同归于《国风》一派。此外，钟嵘对建安文学评价最高，认为陆机不如刘桢，评曹植曰："故孔氏之门如用诗，则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阳、潘、陆，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。"[2]98即刘桢次于曹植，但优于陆机。可见，钟嵘对陆机的定位是：西晋诗坛领袖，与谢灵运相当，但不如曹植、刘桢。

二、揭示陆机诗歌渊源，解析理论内涵

钟嵘《诗品》一般先追溯诗歌渊源，后分析艺术特色，再摘句批评和记录逸事，即分渊源论和文本论，这成为钟嵘论诗的主要模式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曰："论诗论文，而知溯流别，则可以探源经籍，而进窥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矣。"[8]559可见其极为重视溯流别。同时，钟嵘将122位诗人分别纳入《国风》《楚辞》《小雅》系列，组成一个有序整体，结构安排颇具匠心。张伯伟先生指出："他运用推源溯流法将汉以来的诗人作一系统排列，使五言诗的派别衍变昭然在目。同时，在整体比较中，确定了每个诗人的地位。"[9]83即钟嵘运用溯流别法，揭示五言诗派别，并确定诗人地位，眉目清楚，线索明晰。钟嵘在评陆机时，注重文学发展嬗变，既有整体观照，又有个体解析，还与前人比较，多方面解析陆机诗歌特色，指出陆机诗歌渊源。文曰：

> 其源出于陈思。才高辞赡，举体华美。气少于公幹，文劣于仲宣。尚规矩，不贵绮错，有伤直致之奇。然其咀嚼英华，厌饫膏泽，文章之渊泉也。张公叹其大才，信矣！[2]132

首句指出陆机渊源于曹植，此点已为学界所公认，不必赘述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观点是钟嵘的创见，当时文士将曹植与陆机并列，但并未认识到曹、陆诗歌的特质，而钟嵘通过深溯流别，指出他们的相同点。如评曹植"骨气奇高，词采华茂。情兼雅怨，体被文质"，陆机则是"才高辞赡，举体华美"，对比可见，陆机发展了曹植"词采华茂"的一面，变为"辞赡""华美"，但失去了"骨气奇高"的一面，故后句接着说"气少于公幹"，指陆机"以理化情的思维贯穿于其诗歌创作之中，使其诗歌缺乏情感深度和深厚的现实之感"[10]，即以理性消解情感。并说其文采不如王粲，指陆机诗歌虽"华美"，但未达到"华茂"。钟嵘认为陆机遵守古法，不越规矩，情感表达直露，继承了曹植"情雅"的特点，即追求诗歌雅正，但又显得比较局促。陈祚明曰："士衡诗束身奉古，亦步亦趋。在法必安，选言亦雅，思无越畔，语无溢幅。造情既浅，抒响不高。"[11]293指出陆

?1994-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机模拟古诗甚有法度，但情感不深，格调不高。正是“亦步亦趋”的模拟阻碍了陆诗情感的抒发，使得其格调偏低。而钟嵘主“吟咏性情”，强调情感表达，故对陆机产生不满。可以说，陆机未能发展曹植“情怨”的特点，上文提到左思“文典以怨”，便与陆机不同。而钟嵘比较重视“怨”，《诗品序》列举种种凄怨之事，曰：“嘉会寄诗以亲，离群托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，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杀气雄边；塞客衣单，孀闺泪尽。”[2]47强调诗歌讽喻作用，表明人生经历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。而陆机经历亡国破家之痛，却缺乏动人的凄怨之情。沈德潜曰：“士衡以名将之后，破国亡家，称情而言，必多哀怨，乃词旨敷浅，但工涂泽，复何贵乎。”[12]156指出陆机诗歌“词旨敷浅”的缺点。末句钟嵘为陆机辩护，认为陆机诗歌内涵丰厚，虽有直露之嫌，但瑕不掩瑜，仍可作为文章之渊泉，并引张华之语赞扬陆机，以印证上句。从陆机影响上来说，钟嵘在颜延之的评论中加以补充，曰：“其源出于陆机。故尚巧似。体裁绮密，然情喻渊深，动无虚发；一句一字，皆致意焉。”[2]270指出颜延之源于陆机，具体表现为“尚巧似。体裁绮密”，其中“巧似”即为“尚规矩”，“体裁绮密”对应“不贵绮错”，显示了颜延之对陆机的继承。据钟嵘引其从祖的话，当时还流行过“颜、陆体”[2]432，钟嵘正是通过这些隐性评论指出了陆机的文学影响。

可见，钟嵘对陆机的评价比较全面，既有整体观照，又有微观分析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。第一，认为陆机源于曹植，继承了曹植的词华、情雅，但缺失了气奇、情怨，未能达到“体被文质”的理想境界。第二，认为陆机诗歌辞藻丰赡，风格华美，但谨守古法，不知变通，以致情感直露。第三，认为陆机诗歌内涵丰富，才能突出，虽缺乏风骨，但仍可作为文章渊泉。第四，通过对其他诗人的评论，指出陆机对南朝诗坛的影响，补充正评中未讲的内容。可以说，钟嵘从渊源、辞藻、风格、手法、影响等多方面阐释陆机诗歌，解析艺术特色，揭示诗歌渊源，突出文学影响，各句之间联系紧密，前后评论互为补充，辞藻华美，语义精练，成为后世经典阐释。

三、肯定陆机拟古，反对时人偏见

南北朝时期，陆机拟古诗影响很大，文士多以陆机为标准，所谓“陆、谢体”，恐怕因此而来。但陆机拟古亦步亦趋，缺乏动人情感，亦受时人非议。如萧绎曰：“刘休玄，少好学，有文才。尝为《水仙赋》，当时以为不减《洛神》；《拟古》诗，时人以为陆士衡之流。余谓《水仙》不及《洛神》，《拟古》胜乎士衡矣。”[13]654认为刘铄赋不及曹植，拟古诗胜于陆机，即不认可陆机拟古。萧绎论文主张“惟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适会，情灵摇荡”[13]966，强调感情动荡，音律谐和，而陆机重视模拟，忽略抒情，不符合萧绎的批评理念。但钟嵘与萧绎诗学观不同，他主张“情兼雅怨，体被文质”，追求雅正文风，注重辞藻风骨，故对刘铄诗歌评价较低，置于下品，评曰：“孝武诗，雕文织彩，过为精密，为二藩希慕，见称轻巧矣。”[2]405即偏离正轨，文质不符。而钟嵘对陆机拟古诗评价很高，将陆机拟古诗作为文学典范予以揄扬。《诗品序》列举历代诗人作品，如曹植赠弟、王粲七哀、左思咏史等，共计21人之作品，包括陆机拟古诗在内，总评曰：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。所谓篇章之珠泽，文彩之邓林。”[2]347足见陆机拟古在钟嵘心目中的地位。此外，陆机所拟古诗亦被置于上品，曰：“其体源出于《国风》。陆机所拟十二首。文温以丽，意悲而远。惊心动魄，可谓几乎一字千金！”[2]75评价甚高。这里虽未评陆机，但举陆机拟古诗为证，而不列他人，亦可见钟嵘对陆机的重视，即拟古诗以陆机为首。俞士玲先生说“从诗歌史角度看，是陆机发现了‘古诗’，并以他的《拟古诗十四首》参与奠定了《古诗》‘五言诗之冠冕’的地位。”[14]324便指出了陆机拟古诗的意义。而曹植源于《国风》，陆机又源于曹植，则陆机与古诗同出一脉，拟古线索比较明晰，陆机亦可说渊源于古诗。

同时，钟嵘对沈约的音律论表示质疑，当时沈约提出四声八病之说，认为发现“千古之秘”，陆厥与之争辩，但并无结果。钟嵘从文学发展的规律出发，断定沈约之说为谬，《诗品序》曰：

> 昔曹、刘殆文章之圣，陆、谢为体贰之才。锐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闻宫商之辨，四声之论。或谓前达偶然不见，岂其然乎？[2]329
>
> 尝试言之，古曰诗颂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调五音，无以谐会。若“置酒高殿上”，“明月照高楼”，为韵之首。故三祖之词，文或不工，而韵入歌唱。此重音韵之义也，与世之言宫商异矣。今既不备于管弦，亦何取于声律耶？[2]332

钟嵘论诗主张直寻，强调自然英旨，批判齐梁“务为精密”的风气致使“文多拘忌，伤其真美”，阻碍文学的健康发展。文中细辨宫商之义，即对自然音律与人为音律的区分，钟嵘倾向于自然音律。从内容上看，首句将曹、刘诩为“文章之圣”，认为陆、谢继承他们，为后文论述做铺垫。第三句乃针对沈约之说而问，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曰：“自《骚》人以来，多历年代，虽文体稍精，而此秘未睹。至于高言妙句，音韵天成，皆暗与理合，匪由思至。张、蔡、曹、王，曾无先觉，潘、陆、谢、颜，去之弥远。世之知音者，有以得之，知此言之非谬。如曰不然，请

?1994-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待来哲。”[4]1779认为诗歌有四声，前人没有发现，即便偶然合律，也只是暗合而已。后沈约在《答陆厥书》中又说“士衡虽云‘炳若缛锦’，宁有濯色江波，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？此则陆生之言，即复不尽者矣。”[2]900认为陆机语句虽合四声，但没有进一步思考，还对曹植《洛神赋》提出质疑，认定古人不识四声。钟嵘对此并不赞同，认为古代诗歌皆可入乐，而现在诗歌未被管弦，不需限定音律，三祖之词便入歌唱。后文又提出个人观点“余谓文制，本须讽读，不可蹇碍。但令清浊通流，口吻调利，斯为足矣。至如平上去入，则余病未能；蜂腰、鹤膝，闾里已具。”[2]340赞赏“讽读”文章，只要“清浊通流，口吻调利”，亦可不顾音律，不应以四声来限制。末句指出沈约之说风行闾里，意在批评四声说之弊。同时，钟嵘举曹植、陆机为例，不仅反驳沈约对曹、陆的批评，还肯定他们在音律上的贡献，即适于讽诵而自然合律。可以说，相比于陆厥，钟嵘已认识到自然音律与人为音律的区别，并从古诗溯源，论证音律与诗歌的关系，批判齐梁文风，只是钟嵘倾向于自然音律，与沈约论述角度不同。

四、综论西晋诗坛，评定二陆高下

钟嵘重视文学历史溯源，强调文学发展连续性，并以三品论诗，比较异同，显示优劣。《诗品序》梳理从汉至梁的文学脉络，指出各时期特点，最赞赏建安文学，曰：“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笃好斯文；平原兄弟，郁为文栋；刘桢、王粲，为其羽翼。次有攀龙托凤，自致于属车者，盖将百计。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矣。”[2]17指出建安文学“彬彬之盛”的局面，比为诗中龙凤，称许甚高。此后便论太康文学，曰：“尔后陵迟衰微，迄于有晋。太康中，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，勃尔复兴，踵武前王，风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兴也。”[2]20－21第一句之“陵迟衰微”当指正始文学，因钟嵘所收正始诗人仅嵇康、阮籍二人，此段亦接续建安文学而说。第二句是对太康诗坛的具体描述，举出“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”为代表人物，认为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，可称文章之中兴。此后又是诗歌衰微，直到元嘉诗坛才兴盛，故钟嵘以曹植、陆机、谢灵运为轴心，构筑诗歌发展史，实与其所处时代文学是否兴盛有关。从上品人数来看，建安时录曹植、刘桢、王粲3人，正始时录阮籍1人，太康时录陆机、潘岳、张协、左思4人，元嘉时录谢灵运1人，西晋人数最多，确可称文章之中兴。同时，钟嵘还对二陆进行比较，将陆云置于中品，评曰：“清河之方平原，殆如陈思之匹白马。于其哲昆，故称二陆。”[2]235钟嵘并未指出陆云诗歌的渊源，而是比较二陆高下，即以曹植与曹彰的差距做比，而曹彰居于下品，远不如曹植，评价较低。末句对二陆并称进行解释，认为是兄弟之称。钟嵘仅做比较，未分析诗歌特色，原因可能有两个：一是陆云擅长四言诗，五言诗很少，钟嵘仅据数篇，恐难指出其诗歌特点，故持比较谨慎的态度；二是陆云条共有4人，还有石崇、曹摅、何劭，钟嵘考虑到篇幅问题，每人评语不能过多，只能择其要者，而二陆比较乃热门话题，故打破惯例，做比较分析。当然，钟嵘将陆云置于中品，评价并不低，只是以曹彰比之，容易造成误解，其实钟嵘对此也不确定，故用“殆如”这个词。还可从其他评论来看，如评张华曰：“今置之甲科疑弱；抑之中品恨少，在季、孟之间矣。”[2]216对于张华置于何品尚有疑惑，而未疑陆云品第，则陆云之评价可知。

综上所述，钟嵘多方面评价陆机，剖析陆机诗歌，内容丰富，语词精练，成为后世经典阐释。具体来说，有四个方面：一是确定陆机诗歌地位，判别潘陆优劣；二是揭示陆机诗歌渊源，解析理论内涵；三是肯定陆机拟古，反对时人偏见；四是综论西晋诗坛，评定二陆高下。钟嵘评价的意义在于，指出了陆机诗歌的艺术特点，确立了陆机诗歌的文学地位，凸显了陆机诗歌的文学影响，促进了陆机诗歌的接受进程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陆机集[M]. 金涛声，点校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.
[2] 曹旭. 诗品集注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.
[3] 刘昆庸. 才高词赡 举体华美——论钟嵘对陆机的评价[J]. 许昌学院学报，2004(1)：25－29.
[4] 沈约. 宋书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.
[5] 范文澜. 文心雕龙注[M]. 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8.
[6] 萧子显. 南齐书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2.
[7] 汤球. 九家旧晋书辑本[M]. 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1.
[8] 章学诚. 文史通义校注[M]. 叶瑛，校注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.
[9] 张伯伟. 钟嵘诗品研究[M]. 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.
[10] 蔡彦峰.《诗品》陆机诗“气少于公干”疏证[J]. 许昌学院学报，2007(6)：50－54.
[11] 陈祚明. 采菽堂古诗选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.
[12] 沈德潜. 古诗源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.
[13] 萧绎. 金楼子校笺[M]. 许逸民，校笺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.
[14] 俞士玲. 西晋文学考论[M]. 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.

责任编辑：张怀宇

?1994-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